四面吴歌

江南风物品格

陈益◎著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四面吴歌

目 录

玉之光

曙色
——读人鸟兽玉透雕坠饰 / 2
古典的青花 / 4
远古的山祭 / 7
玩石近乎禅 / 12
灵性的泥土
——中国古砖瓦博物馆札记 / 20
吴国的绿松石贝 / 25

湖之韵

太湖史诗 / 32
放棹吴淞江 / 43
一片湖水的来历 / 46
夏原吉治水 / 52
沈万三的黄金水道 / 55
淘沙船 / 59
荇村的快船 / 61
湖膏 / 63
最后的芦荡 / 66

曲之源

四面吴歌 / 72
关衫与竹枝衫 / 77
傀儡戏・傀儡湖 / 79
昆曲的玩法 / 84
“弼马温”从何而来 / 91
蚩尤的籍贯 / 96

镇之谣

古镇的年轮 / 104
顾氏故居与贝家祠堂 / 110
迮厅的石鼓墩 / 113
古宅的厅堂 / 115
造园者 / 118
古银杏 / 121

食之诗

天下第一等美食 / 126
蟹八件 / 134
那一缕唐代的茶香 / 136
蹄髈的真理 / 142
灶鸡 / 144

祖母的虾糟 / 146
塘鳢鱼及其他 / 149
菱 / 154



玉之光



曙　色

——读人鸟兽玉透雕坠饰

人兽鸟透雕玉坠饰，是与一件大石钺一起在赵陵山遗址出土的。石钺光洁精细，极有权贵气派。圆圆的钺孔中，置放着这件“以玉为兵”时代的艺术品。仔细看去，那是一个人的头像，头的上方是几道平行弦纹的凸棱，表示冠帽，冠帽上方高耸起羽翎。羽翎顶端有一只浮雕的小鸟，肥身翘尾，扁喙微启，似乎在遥望着什么。头像右下方，有一只平举的手，托着一只侧身的走兽，若犬若豕，头上尾下，前后肢与羽冠巧妙相接。再看侧身人像的头部，轮廓十分清晰，有一个突出的圆点表示眼睛，位置准确。边沿的曲线便是鼻子和嘴巴了。

玉坠饰小巧地躺在我的手心里，闪烁着奇异的光彩。

我和那些满手泥土的考古队员们，在发掘现场就兴奋地议论起来。在早期良渚遗址中，还是首次发现如此精巧的艺术品呢。

有人说：“这是一件玉坠饰，与石钺放在一起，就有了军权神授的含义。作为军事统治权象征的石钺，不是谁都能拥有的。”

有人说：“这器物非同一般。它的主人的墓，还随葬了双孔石刀、玉串饰、冠形玉饰等许多重器，仅玉器就有 100 多件。显然墓主是集神权、军权于一身的巫师和军事领袖。难怪他的附近还有大量人殉……”

更多的议论却是关于鸟形的含义。

鸟，人类伴侣。它们展开翅膀在空中飞翔，显示神奇的魅力，不能不让人感到神秘和崇敬。良渚先民观察着鸟儿的出没、叫声、飞姿、生育，获取有关节令、时辰、天气等等自然界的变化信息。在浩瀚的天穹中，光芒四射的太阳威力最大，先民们把太阳作为上天世界的主神。自由自在地飞翔的鸟儿，最容易与太阳接近，人们便认为鸟儿正是太阳的精灵，神鸟是太阳神的化身。《淮南子》中载有“日中有跋鸟”的传说。跋鸟，即三足鸟。羿奉天帝之命射落九日，日中金乌坠地而死——这金乌也是三足鸟。而走兽则是与大地最亲近的神灵。太阳崇拜与鸟崇拜的交融，形成了自然神与宗祖神一起崇拜的现象，人、兽、鸟组合成的玉器纹饰，不正是艺术地体现了“天人合一”的宗教观念吗？



◎ 人鸟兽玉坠饰

解读前人是艰难的。但人、兽、鸟纹的含义已经清楚，它应该解释为巫师借助鸟和兽这些有灵性的伙伴，上天通神，消灾祈福。

集祖先、天、地于一体的系统神灵崇拜，在世界原始宗教史上独一无二。玉坠饰在宗教进程中的进步意义，在认识论上的哲学意义，是四千多年前良渚先民留下的一道耀眼的思想闪电。今天，我们必须动用许多高智商的大脑，才能破译它显现的那一缕曙色——东方文明的曙色。

古典的青花

一堆青花瓷器的碎片，在碰击中散发出金属般的声响，放在了我的面前。仔细辨认，全是线条流畅的青花图案，即使早已残损，那穿越了漫长时光之水的青色，依然雅致而高贵。我不由想起了在西藏海拔五千多米高的米拉山上看到的蓝天，纤尘不染，看得人惊讶不已，真不敢相信竟有如此纯粹的颜色。

中国人历来尚青，从发明瓷器起，青色便列为上品，不知有多少诗人为之讴歌。“捩翠融青瑞色新，陶成先得贡吾君。巧剜明月染春水，轻旋薄冰盛绿云”，那青色真的很有几分灵性。是的，黄釉富丽堂皇，乃至尊之色，只许内宫专用；红釉光彩夺目，存世稀少，并非常人可藏；斗彩五彩粉彩等等，假如不是行家也难以捉摸。但，无论是王宫贵族，还是平头百姓，都有理由拥有几件青花瓷器，或大罐或梅瓶或香熏或碗盆，那些缠枝牡丹、芭蕉竹石、云龙海水纹饰，仅用一品青色，便勾画得那么精美，实在叫人爱不释手。

追根溯源，人们之所以尚青，其实是崇尚大自然。你看那蔚兰的天空、苍碧的河海，不都是青色调吗？世上还有哪种色调能比天一般的青色更沉稳更永恒？放置于案几之上青花瓷，既满足了人们对自然的依恋之情，也反映着视觉器官的生理需求。当年青花瓷器随着远洋船队流传至海外时，阿拉伯人给青花起了个“海洋绿”的

美名，因为它的澄净，犹如海水映照着蓝天。

白地青花，是中国瓷器的天色。景德镇之所以成为瓷都，恰是由于在 15 世纪初推广了釉下彩青花工艺，让别处许多古老的瓷器窑场相形见绌。而历代官窑的兴盛，更使景德镇的瓷器制作技术达到了无法企及的水平。宫廷交办的瓷器，质量要求极高，尤其是像龙缸一类的大件，必须做到“万里无云”，哪怕芝麻大的疵点都不能疏忽。珍品既不可缺少，也不能多余，多余者一律砸碎后埋在地下。据说，前些年重建龙珠阁时，人们在地下发现了大量明代官窑的瓷片，足可复原出 2000 件标有绝对纪年的官窑瓷精品，有许多是以前仅有史书记载而不见传世的。那些青花色居然毫无消褪。

成熟的青花瓷，当出现于元代。在这之前，它的烧制技术曾有四个世纪失传。后来在景德镇重放光彩，并且跃上前所未有的高度，是为了满足向中东地区出口的需求。胎洁釉润、色泽鲜艳的青花瓷，靠的是洁白的瓷胎、纯净的透明釉和上等的钴料，更离不开高超的技术。但对青



◎ 明代青花缠枝莲纹盘

花瓷怀有巨大热情的中东人，始终无法达到理想境界，他们只得将优质的钴料卖给中国人，再从景德镇买回中意的青花瓷。景德镇于是被激活了，窑工们不断改进技术，创制出了一批又一批绝代佳品。

有人将青花瓷称为“缥瓷”。缥，青白色的布匹。清人段玉裁曾经对“青白色”作过考证。他认为，准确地说青白色应是白青色，白字在甲骨文里，中间有一个三角形是火苗燃烧的形象，所以白的本义应该解释为明亮。如果用来形容青花瓷，倒是确切的。在瓷胎上用钴料着色，然后施透明釉，以摄氏 1300 度的高温一次烧成的瓷器，呈现奇异的蓝色。那蓝色源于熊熊燃烧的火焰，恍若太阳朗照下的青天，在崇尚青天的中国人眼里，非别的颜色所能比拟。

原来，古典的青花是天色，也是国色。

当人类文明渐渐远离自然，依赖光电制造色彩，感官刺激愈来愈被强调时，它的宁静和纯粹，就不能不让人怀恋。

远古的山祭

泰山，历来的封禅之地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张守节正义：“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，报天之功，故曰封。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，报地之功，故曰禅。”唯泰山为天子亲至的封禅活动，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旷世大典，是君位神授、至高无上的地位象征。

谁曾想，5000 年以前，当草莱初开的时候，我们的先祖就已经开始了对泰山的祭拜？

1928 年，泰山北麓龙山镇城子崖出土了一批精美的文物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素面磨光、胎薄如蛋壳的黑陶器。考古学家们认为，这些龙山文化器物，源于大汶口文化，又精于大汶口文化，意味着新石器时代的生产水平，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。

在一件黑陶壶上，有一个刻画得很精细的符号。它由类似日、月、山的三种图案组合而成。仔细端详这个符号，不难想象，当初先民们是把生存环境中的三件事物加以抽象，表达了极其重要的信仰主题。是的，他们生存于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，对很多自然现象如风、雨、雷、电，以及洪水等等的发生不能理解，于是常常乞灵于某一种物体。天地和山岳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“神灵”，让人们顶礼膜拜。

图案中的日和月不难理解，那山，便是盘亘于大平原之上的泰山。位居五岳之尊的泰山，气势磅礴，巍然屹立，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迎日

出，播风雨，怎么能不为原始先民由衷地景仰呢？在先人的目光中，世世代代栖息生活的区域，足以与苍天相通的，唯有这座造化钟神秀、一览众山小的泰山，也唯有泰山才能激起人们的雄心壮志。

泰山高大雄伟，主峰玉皇顶海拔达 1545 米，与周围的平原和丘陵高低悬殊，在人们仰望的视角中显得愈加高大。泰山的南坡上有东西向的断层，即使在今天，人们徒步从南麓登山，也觉得如同攀登天梯，无比艰难。何况先人们走的是布满野蔓葛藤，随处峰崖如削，根本就没有路的山坡。然而，嶙峋巉岩、老树奇石、烟海云涛，却构成了泰山变幻莫测的奇景，令人心向往之。假如在泰山之颠看日出，只见一轮旭日在云雾中喷薄而起，顷刻之间把耀眼的金光洒满原野，泰山的壮美和绮丽更是让人感到无以伦比。

千万不要低估了先祖的思维智慧。仅仅从龙山黑陶器上的纹饰，我们已经知道，远在 5000 年前的人们，便具有了抽象思维，并且能用简单的工具在器物上镌刻成精细的图案，以表达自己对泰山的景仰之情。或者说，他们正是用这样的黑陶器，盛满牺牲，一路虔诚地跪拜，以祭祀泰山神祉。



◎ 飞禽纹黑皮陶贯耳壶

陶器，是人类使用的第一种以非天然原料制成的物品。它的诞生，最初或许是从筐篮的编织受到了启发。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，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，终于进入炉火纯青的巅峰。

陶器的制作工艺，不只是物理过程，还伴有复杂的化学反应。人们必须对于水、火、泥土、砂子之间的内在规律有充分掌握。5000 年前，我们聪慧的先人便在烧制实践中，逐渐学会了控制火焰温度，使黏土中的铁质得到充分还原，陶器烧成后，就像是罩上了一层漂亮的黑衣。为了让它既黑又亮，他们还采取烟熏的办法，让大量的碳元素渗入坯体，烧成后经过打磨，黑衣漆黑铮亮，甚至带有铅色光。这黑色，是水和火交融于泥土的结晶，是文明肇始时期的科技之花。即使到了今天，仍能令人想象当年使用时的豪华气派。

考古学家告诉我们，当黄河流域步入龙山文化时期后，长江流域很快进入了良渚文化时期。广袤的平原上那一座座“土筑金字塔”，吐露着灿烂的东方文明曙光，

贯耳壶，在良渚遗址中是比较常见的。前些年，上海郊区青浦福泉山出土了一件泥质红陶彩陶背壶，直口、高颈、圆肩、深腹。器肩的两侧各有一个环形耳。看样子是为了让人背负方便，双耳间靠近背部的地方做得比较平坦，而另一侧却是浑圆的。中间下腹部，有一个鸟喙形凸钮，人们可以将绳索套在凸钮上，再穿过环形双耳，背起来就显得十分舒适。

它浑身涂画着桔黄色，颈部绘一圈红褐色的宽带纹和四周平行弧纹，器身还有旋涡形图案——这样的风格，与良渚文化的陶器很不相同，倒是很像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背壶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唯一的解释，这件背壶是从山东大汶口地区通过以物易物或其他的方式交换来的。

尧舜时期，氏族部落之间的物物交换，已经开始盛行。《管子・揆

度篇》说："北用禺氏之玉，南贵江海之珠。"强悍的氏族部落在征服了远邦部落以后，"散其邑粟与其财物，以市虎豹之皮"。尽管很难考证当时用粟和其他财物交换虎豹之皮的比价，但是陶背壶已经以独特的语言告诉我们，早在4000多年前，生活在福泉山一带的先民，已经与山东大汶口地区的先民有了物物交换。要知道，那是经历了山重水复、迢迢千里的交换啊！

陶器在用自己的语言说话。于是，考古学家大胆的猜想出现了：在遥远的5000年之前，长江下游和渤海湾之间，就已经有了海上交往。先民们刳木为舟，将自己制作的陶器放在独木舟上，奋力划动木桨，在大海的风浪里艰难地前行。在长久的日子里，他们巧妙地掌握了与风浪打交道的本领。

先民所乘坐的独木舟，忽而被推上汹涌的浪尖，忽而又跌入低陷的波谷。有时它失去了影踪，一会儿又从奔腾的波浪里钻了出来。难以想象，在苍茫无际的海面上，驾驭着孤零零的独木舟，该需要多么坚忍不拔的毅力和超人的勇气！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漂流，会遇到比饥饿、寒冷、孤独严重得多的困难，死神的阴影时刻相伴。然而，我们的先民为了寻求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，不惜前赴后继。



◎ 黑皮陶壶

在漫长的航程中，他们焦灼地等待着，企盼着，在漂移间抬

头仰望，忽然看到了耸入云霄的山峰，那么雄壮，那么巍峨，在绿野的围拥中呼吸宇宙，吐纳风云，给人予无限的信心。

在历尽了艰难险阻以后，他们胜利地抵达彼岸，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祭拜泰山，以表达无限的崇敬之情。

这，或许是最早的山祭。有了这，才有数千年不绝的登临和祭典，才有无数人文景观的营造……

从长江口附近到山东半岛，再到辽东湾，那月牙形的地区分布着良渚文化、大汶口文化、红山文化，它们的陶器无不透射着史前文明的曙光。这几个紧密相衔的历史阶段，恰恰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，也是各种文化频繁交汇的特殊时期。

此刻，我也想作一种大胆的猜测。既然当时商品交换已经不再局限于部落内部，交换的线路从陆路延伸到了海路，那么最初的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人——商人，就有可能渐渐从农业和手工业劳动者中分离出来。他们千方百计将生产者提供的商品销售到更遥远的市场，从中获取利益。

这是一次撕裂沉沉黑幕的原始社会大分工。八千岁为春、八千岁为秋的先人们，终于走出凝滞和懵懂，揉揉眼睛，开始苏醒了。他们发觉，始终潜伏在心里的私欲也开始苏醒了。私欲蠢蠢欲然涌动，成为一股原动力，催促着人们去争取更多的个人财富——阶级，这个人类社会特有的形态，正是这样潜移默化地形成的吗？

远古的山祭，以特殊的语言，告诉我这一切。尽管我听不见那遥远生命曾经让世界分崩离析的巨大声响。